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 16
2603
24



16
2603
21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四十一



古榕万廷珪伯海評點

及門 吳作霖斯沛高凌霄卓友

全核刻



書中目錄

與孫權書

與吳質書

二篇

與鍾大理書

與楊德祖書

與吳季重書

答東阿王書

與蒲公琰書

與曹長思書

與廣川長書

與從弟書

以上共十二篇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吳書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薨弟權立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受制於人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

選集

卷之四十一

與孫權書

一

故古

也

阮元瑜

魏志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

又轉丞相

舍曹屬卒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全姻媾之義恩情

已深違與之限中間尚淺也前好指赤壁未交兵以前吳魏之

已三年故欲再申前好此番致書是魏欲與吳和扯出婚媾來

伴講求中前好便有緣起文字最難在開端是其滲淡經營處

○爾雅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重婚曰媾吳志策弁江東曹

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翁女配策小翁匡又為子章取責

女違異即是因交兵而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欲中前

好絕只三年故尚淺好之心每覽古今

所由改趣始合終離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心忿意五臣

用成大變翰註因事緣情有所侵奪此辱之事乃起瑕若韓信

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韓信初封楚王人告信反高祖

陰侯故傷心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伐其功謂上不以歸降封為淮

之故曰無異幽州牧朱浮復構寵罪遂舉兵攻浮望怨也後俱

誅以反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滿此事之緣也陳豨反盧

北後聽其臣張勝計陰使人至豨所約與連兵無決戰欲藉豨

以自重後豨敗人告綰通豨高祖召綰不敢歸遂反後敗亡入

匈奴又高祖誅彭越醢之徧賜諸侯及淮南王英布大恐陰聚

部兵欲反未發賁赫為布中大夫知其情上書告變後漢使至

徵布布族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

捐舊之恨楊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楊州於壽

西壽春屬魏魏楊州刺史春令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江都圖經江

鎮壽春捐舊即上失楚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方朱浮顯

露之奏魏志劉馥字元穎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

顯露即上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馥表請伐吳操不許故曰抑遏

浮構寵事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初張勝為綰使匈奴匈奴攻

族勝及勝歸告以謀實欲使綰備匈奴無攻豨內陰結於豨外

脫罪於漢綰悟復詭奏事由他人以免勝罪是貸故也變謂後

漢知其情匪有陰構賁赫之告見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

縮懼而反實為佞人所構會也此

縮英布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碩大也

是為權出脫構會構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以下緊承上佞人

其會合使不得合也構會說來為代揣

情因形設象易為變觀因形勢以設比象易為

之以恥辱大五臣本丈夫雄心能無憤發志馬瑜云受制於人

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便是昔燕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

示以禍難激以耻辱之實

色而怒雖兵折舌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

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註曰尸雞懷忿恨不能復遠

信所嬖緒業也業信既懼患至難兼懷忿恨不能復遠

度孤心近慮事勢遠度者恐操不能容已近慮者

決計秉翻然之成議不與操和齎加劉備相扇揚

豐連推而行之事交兵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

佞人扇揚而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

下懷集異類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

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謂欲加害於權陰有鄭

武取胡之詐因婚媾而取吳地韓子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

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乃使

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乃使

仁君齟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操自常思除棄小事更申

前好書中大眼目小事從前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二族謂曹孫也以明

雅素中誠之效雅素謂平生以上明所以致書之由是恐人

勤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書未致則此意蓄於中故未散昔赤壁之役遭離疫

氣燒舩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

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效也操赤壁敗後北還今曹

守江陵瑜攻之歲餘仁棄城走二者皆諱飾其敗荆土本非已分分分上操居我盡與

君冀取五臣其餘如襄陽樊城等皆與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

也大漢疆土操竟視為已物口與日取無君甚矣思變此計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

不復還之緊承上冀取其餘來言能申前好即變取其餘之計

謂還吳如下高帝光武所為也皆操自占地步語註混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

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德音謂和好之言以上

動之以利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

上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

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知

罪深不敢降耳彭還自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

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伐乎往年在新造舟舩取足自載

以並善本九江實欲觀湖五臣本灤音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

有深入攻戰之計也魏志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

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初曹操恐江

濱郡縣為權所畧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

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按後出師表

四越灤湖不成亦由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謂操自謂策得長無

吳有備故引師退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謂和好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

規規於未兆不和好則有是故子胥知姑蘓之有麋鹿輔果識

智伯之為趙禽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

見三百里戰國策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

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

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

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不聽出使易姓為輔氏

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穆生漢楚王戊門下客

後忘設遂去之王戊以反誅鄒陽事吳王漚漚謀反屢諫不納

乃北游梁孝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穆生鄒陽皆不

與禍難此亦慮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承

未形度未兆者上以君之明觀孤術數謂行軍量良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

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割江謂吳所

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

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申上江

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

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亂遂敗之漢書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

召月文選集

與孫權書

文五下

塞臨晉信廼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遂虜豹而歸以上怵之以凡事有宜謂機不得盡言將脩舊好而張形勢更無猶得

以威脅重敵人之心承上其長難衛語似出於威脅或反其和好之心然有所恐恐書

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無故先來致書似有

求於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復從致書後逆探吳情謂將以

已為懼吳不肯和好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明古人之義如下所云昔淮南信左吳

之策善本有漢隗躡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

世笑漢書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後漢書隗躡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躡亡歸天水

招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謂關隴將王元說躡反彭寵見上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

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善本無仁君少留意焉此又暗承上意無聽佞人

翦揚漢書梁孝王怨袁盎廼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

袁盎天子知為梁使遣使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

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

後漢書竇融字周公扶風人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

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說與連和融不從奉

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若能

內取子布外擊劉備四字是主申前好本意張昭字子布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

江表之任長以相付竟視為已物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

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謂不與兵甲君享其榮孤受其利

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恐不加罪所謂小人

之仁大人善本作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若

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也效功聞荆楊諸將

並得降者荆楊二州名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

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

謂權時揚州屬權權未割與故曰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

減皆指吳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憂人之憂故不悅然

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又明其不加兵而求和之意且又

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副已所望

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

其中願仁君及孤虚心迴意申前好之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全為王臣

以補王闕而慎周易牽復之義謂與蜀絕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

在茲勅之而已

按蜀魏不兩立從無使命往來吳當蜀魏之交可為二國

之援吳與蜀和蜀取益州漢中是其驗吳與魏和蜀失荆

州是其驗蜀重在和吳魏亦重在和吳所云舉足之間便

有輕重也此番致書在赤壁交兵以後吳蜀之好方固立

言殊難入手從婚媾舊好引入便見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前此構爭俱可付之度外又恐受吳譏笑將譏笑情事豫

為。挾。破。處。處。俱。占。地。步。末。期。以。取。蜀。自。效。是。致。書。本。意。行。文。極。有。鋒。稜。

與朝歌令吳質書

典畧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二善本無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季重。吳質字。塗路雖局。官守有

限。局。近也。限。限。不得來。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詩。願言思足。下所理。善作。僻。

左。地僻。非冠蓋。通衢。故曰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

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彈碁間設。終以六博。

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高談娛心。哀

箏。順耳。馳騁北塲。南皮所遊地。旅食南館。旅。衆也。浮甘瓜於清泉。沈朱

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

參從無聲。可想。清風夜起。悲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

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

逝。化為異物。元瑜。阮瑤也。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每一念其死生之事。何時得與質言之。

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夏至。則景風生。天氣和暖。

衆果且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漳河之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

乘於後車。續。向日南皮之遊。指孟津小城。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時異。謂此

時不得與。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唯僻左。故行矣。自愛。不

白。謂勉行政治。
自愛聲譽。

按清新雋逸。是一篇古詩。

與吳質書

典畧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太

子與

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且也三年不見。東山

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以上

叙別結謂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

言邪。徐幹陳琳應瑒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

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

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殁。去聲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

落畧盡。言之傷心。以上惜諸人之死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撰定都總也觀

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

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目立。而偉長獨

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先美其行著

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

次美其文章志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德璉

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德璉應瑒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

痛惜言場不遂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

念也是書中大闕情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孔璋陳琳字章書也公幹

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元瑜阮瑀字記亦書類翩翩美仲宣獨自善於辭賦

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二句是言其文不如辭賦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莫逮謂莫逮其賢禮記孔

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諸子但為未及古

人亦一時之雋也諸子謂徐陳今之存者已不

及徐陳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見見其來

神似左國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瞑志意何

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如許光武有言年已三十

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也更歷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

牟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四句皆言已為

動見瞻觀言有所舉動何時易乎想未為世子時恐永不復得

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仍是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

乘燭夜遊詩出古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

於邑裁書叙心丕白於邑謂不得志裁制也

按轉掉輕便。吐屬雋永。大意不外既痛逝者。行復自念。二語醇醪香茗。暖後猶有餘味。

與鍾大理書

魏志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諭意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五臣本無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矣詩人

二句見已非無因而求禮記君子比德於玉詩如珪

如晉之垂棘魯之璆

余璆

宋之結緣楚之和璞

左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璆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

宋有結緣楚有和璞皆美玉名

璆璆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

宋有結緣楚有和璞皆美玉名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魏有田父耕

於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棄之於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

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以觀魏王

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棘出晉虞虢雙禽

見事

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以上見璧為古人所重借來相形竊

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

方

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

逸

玉部論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脂在腰曰肪

側聞斯語未覩厥

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

照應

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

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

此此

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

不果饑渴未副

以上言已平日

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

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

十會

當自白書恐傳言未

求玉玦緣起

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荀宏字仲茂乃為太子文學

不忽遺。厚見周稱。周情意周到。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

五內震駭。玉猶在匣情景。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玉已出匣情景。猥以蒙鄙之姿。

得觀希世之寶。謝得玉。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秦

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照應上文。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賜

賤厚欽。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按通篇以君子比德於玉。尋出正大題目。見所求非全尋

常玩好。行文妙在典切不浮。

與楊祖德書。典畧臨淄侯。以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楹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

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

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鷹揚。謂文章如鷹

之飛。揚。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北海郡禹貢之青州。故云青土。公

幹。東平寧陽人。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頓人。近

許都。故曰北魏。脩太尉彪之子。故曰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

謂抱荆山之玉。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吾王於是設天

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該。收掩取也。八絃。猶八方。出淮南子。今悉集茲國矣。吾

謂。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眼空一世。以孔璋之

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

為狗者。善本無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子建前

陳琳嘲譏其文。琳反以為讚美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

畏後世之嗤余也。明眼人不肯妄許可人文字。以此以上世

人著作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不自

作文最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

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謂其不為文之佳惡。吾自得

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是虛心語。亦吾常歎此達言。以為

羨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

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史記孔子文辭有可與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以上言文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

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本斷割。必能文。方可議

季緒張本。戰國策。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

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羨女為媛。國策。韓之劍戟。龍淵。太阿。陸

斷牛馬水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居撫之

利病。摯虞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昔田巴毀五帝罪。

三王。皆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祖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

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

使不敢復說。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陽。伐高唐。亡在朝夕。今臣

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

召月之異。美成。卷之四十一。與楊祖德書。文臣干

有似鼻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一說閉人之口其如人不往求之何可無歎息乎以上言必善作

文然後能評騭人文但人多以自是之心當面錯過人各有好尚蘭蕙待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

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此是好所惡惡所好者乃

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

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

棄也以上言人於文好尚不同因以已生平所作正之於質漢

通猶一卷擊轅野人歌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

五臣作章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

官小則無功業可建似當留心於詞賦猶吾雖薄德善本作位

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善本作金石

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以上達者所為就文

楊子雲語為自家寫照見已所貫不在是期於立功業以垂後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

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

錄之實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

於同好以上窮非要一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非目前其言之

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與莊子相友善。惠子惠施。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按文章一道。寸心千古。作難知難。自知尤難。其中之詞賦。

尤屬小技。故楊子雲亦薄之。而不為篇中。抑揚盡致。末以

立功立言。雙收用意正大。但出自子建之口。亦屬空談耳。

與吳季重書。典畧。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猶雅集。得為密坐。密坐。雖燕善本。

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勞。相思。若夫觴酌陵

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足下。謂季重。鳳。喻文虎。喻

武。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侔。等也。蕭何曹參。文吏。衛霍。武將。

超。出四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善本。子壯志哉。過屠門而

大嚼。躍。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人間長安樂。則出門向

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不得食其肉。亦且快意。不得肉。喻

質才未。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

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

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為。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

南子。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然日不我與。矐靈。急節。言一

樂為時無幾。矐靈。日。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會後便別。不得長為

聚首面謂相見日逸過也景日景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本左傳思欲五臣本抑六龍之首頓

羲和之轡翰註抑止頓下也六龍日車羲和日御言惜光折若景之速思抑止六龍頓下其轡使日留而不去

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楚辭折若木以拂日今聊逍遙以相伴若

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日天晚使之再明又日出自暘懷

谷次於濛汜濛汜日入處閉謂使不得入也緣者緣而上升懷

戀及側如何如何以上叙與質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

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曠遠也復面謂若相見其諸賢所著文章

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文章即前與質時會飲詩歌可令憲許事小史

善本諷而誦之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翰註憲事謹好事

夫五臣本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

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

大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以上見佳文唯少方見珍貴故要諷誦夫君子而不知音樂由文章而

及音樂為下朝歌生情且文章即音譜入音樂者乃一串事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

句墨翟不好妓善本從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正見其蔽足下好妓

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以上從朝歌生情左顧右盼極行文

之樂張日怒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求求

治得佳政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

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以上勉以治績良王良樂伯樂皆良御轍與行

猶是止是御法不同二句是陪史記循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

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

來數相聞。曹植白。

向註對客口授使者此書殊不盡意但往來甚便慰問可數相聞不悉未足為病。

按由別而會。由會而復別。因贊季重之人。故不覺讌飲之樂。復因來訊。文章之美。併及當時讌集時諸賢所著文章。見皆可備諷誦。正是物以少見珍意。末以所治在朝歌。故借墨子生情。勗以政治來路去路。最為分明。氣甚豪邁。不善學者。易流於放縱耳。

答東阿王書

東阿王曹植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贖。

賜書

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

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邈。

力也

雨也。二句指

奉至

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

至尊天子百里縣。令二句質自謂。

自旋之初。伏念

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

旋歸也。數句謂思植。

羨寵光之休。

謂植王爵之貴。

慕倚頓之富也。

善本無也。

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詩為龍為光註。

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置於財。聞倚頓善殖貨。欲學之。答曰。然。我知之。倚頓魯之窮士。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

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於倚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贊擬王公。

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

五臣本作櫺。

檻於前殿。臨曲池。而

行觴。

未央宮北有玄武闕。金門。玉堂。仕宦所履。下二句。上言遊。下言宴。

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

思列友。去其苛禮。不異布素。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之交。漏渫。隨口而出。不擇言也。

耀五臣本穎之才懿美也事見史記毛遂謂平原君曰使遂蚤

從從光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火三窟之效孟嘗君封於薛

諼為孟嘗君收責於薛盡焚其券後齊不用孟嘗君歸於薛百

姓遮道迎之諼曰狡兔有三窟今有一窟僅免死耳乃為西遊

梁梁惠王使人迎孟嘗君齊大懼使太傅謝過留之諼教以屢

請於齊在薛立宗廟置祭器曰三窟已就君可高枕而卧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事見史記信陵君魏公

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嬴嬴上坐不讓後秦

伐趙趙求救於魏魏王畏秦不敢救公子用侯生計盜兵符使

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邯鄲遂解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曾臆懷眷

而帽緣邑者也不能如數子之報德故若追前宴謂之未究謂

盡其歡傾海為酒并山為穀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

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答來書所云大丈夫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向註所天謂所尊敬言志所尊敬在於

投印釋鞞朝夕侍坐縣令銅印鞞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

言二句言志對清醕戶而不酌抑嘉穀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

模在道德母侍側嫫母醜女也本楚詞四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

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近者之觀謂子建所秦箏發徽

藉絃者二八迭奏二八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靈鼓耳嘈

嘈於五臣本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聞樂生人謂可北懾肅慎

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此

言東阿王音樂之盛聞之使人陡發雄心答前書蕭曹衛霍之語亦申明上非已所敢庶幾意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肅慎北夷國名楛木名箭鏃太公金匱武王伐殷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還治縣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善本也先美無表也子建

之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

美談次美諸賢之文左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

志質小人也無以承命言無文才以承君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

三謂自將其所答之文反覆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

不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正答前書熹事小史諷而誦之亦是極贊楹與諸賢文章之美

重惠若言訓以政事側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

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言百姓云樂淮南子曾子至孝不儒墨

不同固以久矣以上答來書未段勉以政然一旅之衆不足以

揚名左傳少康有衆一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上句言人少下

以展其才司馬法六尺曰步武跡也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此改轍易

書中意不同上是言能用大不能用小此是言用小無所用其

力如下所云也乃借其言而反之是不樂居朝歌欲從大處建

立功業前思投印釋轍者以此鬱鬱失意隱然言外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

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申上無所

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按通幅俱與前書相反文尤流動可誦

與滿公琰書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為報

璉其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言炳至璉處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

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夷門侯嬴顧者公子無忌顧之見上史記越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

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外嘉

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二句是喜公琰肯至其室

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郎君謂炳頑才璉自謂言據已所見炳誠為知已炳

父寵為太尉璉常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

求二句只是言命僕人陽晝喻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二句只是言得魚酒以待公琰割裂得無理不通說苑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揚鱗也其為魚味薄而不

美喻人之易合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鮒也其為魚博而味厚喻人之難合列子詹何楚人以獨壘為綸芒針為鈎荆棘為竿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宋人有酤酒而不售以問問

長者揚倩曰汝狗猛人畏焉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善註范武未詳翰註古之善為酒者大意是言陽晝以鮒魚為美詹何精

狗易得故使鮮魚出自潛淵承上詹何芳旨發自幽巷承上范武繁俎綺

錯承鮮魚羽爵飛騰承芳旨牙曠高嶽義渠哀激戰國策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國名

其樂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漢書灌夫

字仲孺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

辭又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久露醉時突

入見遵母叩頭白曰當對尚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

有期會狀母迺令後閣出去

就駕意不宣展

漢書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

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四句言滿日夕而歸

追惟耿介迄於明發耿介謂

於俗以上謝前日見過一時燕會之樂

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

渠之會

會遇也來命謂炳有使來至已家漳水名

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

之望

伯陽即老子

高榭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

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丰神中亦莊亦謔淮南子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

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

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

邑邑不樂也以上是辭今日見招因有

故而不因白不悉璩白得與

按中間只是言得魚酒以餉賓耳異樣張皇直是窮措大

行徑詞尤割裂難通六朝文欲避俗就生多有此病學古

所當知戒

與侍郎曹長思書

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

因闔都有匪存

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

言無人可共晨夕

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

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眇有萬里之望

魏志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晉書何

曾字穎考陳國人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二人皆有援助者起下

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高妙。指朝臣之貴者。復歛翼於故枝。喻身處下位。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

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郎署宰相皆高妙之位。恥為者。恥不為也。有由。謂不至離羣獨處。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願為中郎。出入禁闈。又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窮巷。以蔀為門。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楊雄家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殺從。雄遊學之樂。漢書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習。又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詠。遵起舞為樂。家貧。孟公言家之貧不全孟公之富。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機榻。

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蕪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

袁生。璩友。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蕪後爨。師不宿飽。樵取薪。蕪取草也。東觀漢記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以上極言其清苦。總由於薄援助。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二句卑故名。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二句言年老。自然之數。豈有譽不揚。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二句言年老。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大弟。謂曹長思。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按全無逸氣。一路雷堆而下。此文體之最卑者。末處引喻却佳。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岑文瑜為廣川縣令。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岑文瑜書 三

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慰。以上極寫炎旱雲

漢之詩。何以遇此。雲漢。憂旱之詩。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

淮南子。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註。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

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淮南子。西施毛嬙。猶俱醜也。註。供醜。請雨。土人。闕。天子闕里。問里。猶修之。歷旬靜無

徵效。良曰。祈雨不降。明勸教之術。明猶云。宜示勸教。百姓求雨之術。非是土龍泥人。可以致雨。非致

雨之備也。銑註。在於精誠。知恤下民。善本。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

四句指。昔夏禹之解陽。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

辭未卒而澤滂沛。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

去旱灾。桑林。湯。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

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昔殷湯

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剪其髮。鄴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

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鄴音。鄴。數句是戲。其精神感通。不及古

人。須更有。一番感通。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此是能修人事。善否

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左傳。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饑

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按雖屬堆砌。尚有風神。與從弟君苗君胃書。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芒。洛北大阜。禮

記。昭然若發。行

謂以物蒙覆其頭發善本風伯埽涂作途雨師灑道韓子思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

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

茅茨涼過大夏五臣本作厦屋扶五臣本作膚從之寸殺脩味踰方丈

尚書大傳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註四指為扶肴肉修脯也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鬱柳

之下苑猶茂也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翳謂蔽日景弋下高雲之

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讚善便嬛一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

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蒲且古之善射便嬛古之善釣京臺見上

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魚釣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

其樂言北遊之樂以上皆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鄙塵思樂

汶上謂歸隱每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野質憚投竿思致君於有

虞濟蒸人於塗炭東觀漢記到憚字君章汝南人鄭次都隱於

十日憚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

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

子告別而去憚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緝旻於丹

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然山

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此段言還京師追想北遊

之樂歸隱之志愈決山父即巢父前者邑人念弟無也鄉邑之人是與從弟欲

令善本州郡崇禮師官善作授邑誠羨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

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羈宦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左傳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不可俟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

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此段言援助無人終

不能自致通顯不如歸隱為樂金張見上漢書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淮南子夫乘舟而惑者不如東西見斗極則

曉然而寤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越人學遠射祭天而發

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也變矣而守其故幸賴先君之靈譬猶越之射爾二句是喻急欲通顯愈急愈遠

免負擔之勤左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

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成善本作或從之游言以增邑邑遊言遊宦之言郊

牧之田宜以為意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廣開土宇吾將老焉此言室廬以上皆

言歸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夏為朱明相見在

近不復為言慎夏自愛慎夏熱之氣以自保愛璩報善本

按前路叙北遊太失之直下半尚有丰致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四十二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及門

史記書畢文李開楚志漢

全校刻



書下目錄

絕交書

與孫皓書

與嵇茂齊書

與陳伯之書

答劉秣陵書

讓博士書

北山移文

以上共七篇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魏氏春秋山濤為選曹郎遷大司馬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

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銑註山欽為潁川太寺時山濤謂欽云康

性行不堪職任。慨康然經怪此意。即不願仕。尚未熟悉於足下

之志。故以為知言。然經怪此意。進之意。前年從河東還。顯

何從便得之也。與濤初交。何由便得其不願。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

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郎阿都呂仲悌小名。事雖不行。

知足下故。五臣本。不知之。言不知已之情。雖見稱未熟。足下旁

通多可而少怪。旁通謂與人無礙。多有許。吾直性狹中。多所不

堪。偶與足下相知耳。偶相知則不知其性不可。間聞足下遷惕

然不喜。濤遷為大司馬。便恐。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

白助。獨割者為大司馬。復為選曹。節不得。不引人自代。恐。手薦

鷺。王下。刀漫。平之。羶腥。薦進也。取鷺刀授已。故具為足下陳其

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其人有

善註。并謂兼善天下。介謂自得無悶。按并有容物之。性有所不

量。即上多可少怪。介無容物之量。即上直性狹中。性有所不

堪。真不可強。介不能為。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

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并而不失其

說。達人。即下老莊諸人。此是可窮可達。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

有容物之量。故悔吝不生。見已非其倫。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

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此是

并容為心。故入世。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

無悶。從窮處見。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

登令尹。此是以并容為心思。道濟天下。從達處見。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

五臣本。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即是上外不殊俗。而

不可渝變也。以見已可窮不可達。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思欲堯舜其君世。如仲尼子文志在

達。許由之巖棲。志在窮。子房之佐漢。志在達。接輿之行歌。志在窮。其揆

一也。揆一者。并者不必為介。介者不能為并。即下。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揆之於理。無不同也。仰瞻數君。可

謂能遂其志者也。遂志謂遂本情。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窮達雖殊。大致則一

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一於達者。入山林而不反

之論。一於窮者。且延陵高子臧之風。志在窮。長卿慕相如之節。志在達。志

氣所託。不可奪也。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公將立子臧。子臧

去之。遂弗為也。也。以成曹君。吾每五臣本無吾字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

為人。此段大意。是言達人有并容之量。故處達處窮。無所不可。如子文以上諸人是也。否則或志一於窮。一於達。要皆各

就其性之安。以自行其介。不得伸此。則彼蓋入世自量。貴審若

已。只宜窮。不宜達。則當全尚子平臺孝威所為。直將本意。揭明

英雄記。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

飲。范曄後漢書。作向子平。又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

山。鑿穴為居。少加孤露。露直言直行也。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五

采藥為業。作。二字。是一篇眼目。筋駑肉緩。筋駑謂寬緩。若駑馬也。頭面

疎。嬾。乃其不堪入世處。筋駑肉緩。不飾威儀。貫而成僻。每常小

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不能妙。竟似不是自家的。每常小

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疏。嬾。寫得入妙。又縱逸來久。情意傲

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

老重增其放。放。謂放蕩。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老莊以自然為

宗。故曰。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

任實。

纓赴蹈湯火引喻入妙纓索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非其所習所樂

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以上言疎嬾已經成僻與仕宦大不宜阮嗣宗口不論

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

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孫盛晉陽秋何

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

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紮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

君當怨之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資材量也又不識人情閣五

作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漢書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

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獲久與

譏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下非湯武便是好盡之累久與

事接指為疵釁日興招謗不雖欲無患其可得乎以上自敘疎

入世又兼以好盡更為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

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嘗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以下再將疎嬾自家極力形容見必不宜於居抱琴行吟弋釣

官銑註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使起草野平日隨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濕

也意所適不得搖性復多蝨瑟把搔無已十五日不洗而當裏以章

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謂居

堆案盈机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

也教禮教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

欲見中傷者雖瞿五臣作懼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

則詭故不情詭故謂非情所安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言

降心為之總不勉強粉飾為之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居官原是

或賓客盈坐鳴聲聒喧也耳脚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俗吏

笑貌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勞也機務纏其心世故繁

其慮又要周旋上官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直刺晉文王在人間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必因非薄文致其罪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

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尤當書紳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謂狹

之性統此九患不肖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以上再將已之

疎懶好盡曲暢其說不可出而仕總束上文嗣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

意甚信之以下又言志慕長生更不宜於仕官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

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發明上各附所安意夫人之

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天性本志濟謂濟以力之所能為禹不偪伯成子

高全其節也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子高曰昔

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仲尼

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

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遠其短故能久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蜀志穎川

直庶母為操所執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魏志華歆字子魚

薦於魏王固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

以為輪曲者五臣本不可以為柄以喻無入世之情不可使之仕蓋不欲以枉

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五臣本志為樂唯達

者為能通之此五臣本足下度內耳言為心之所明不可自見好章甫

強越人以文冕也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已嗜

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莊子謂之日南方有鳥名鴛雛子知之

乎夫鴛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

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鴛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日嚇今子欲以

子國嚇我邪上以富貴比之好章甫此直比之死鼠妙妙○以

上言古人相知必不強人不樂為之事反覆以致其辭之決

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

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再進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

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隨化

本於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宛字妙甚欲以榮吾新失

母兄之歡謂母兄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

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又多病又值家變今但願守陋巷

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

願畢矣足下若了奴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

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

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

得五臣有言耳言已不羨榮華畏為選曹濤可以此對人言

而字言耳七不堪二不可之外又有四不樂學養生一也

昭明文選集 卷之四十二 絕交書 六

有心問疾二也。新失母兄歡三也。才不足為世用四也。皆反覆以致其辭之決。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數句是反叫轉上文之詞。長才則有益。通也。無所不淹則無滄倒。羸疎之病。不營不營營於長生。則不以養生為事。使為選曹郎乃適於用為可貴。以反迫下文已之。

然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乏謂居官材具。豈

可見黃門而稱貞哉。黃門尚書省。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致

使時為權益。樂也。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妙甚。不至

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

意亦已疏矣。言薦已意雖美。不知已之意與巨源大不相侔。故曰疏。列子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屨。至春自暴於日。

願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我菽甘泉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堂之

盤於口。慘於腹。眾晒之。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

嵇康白。

按通篇大意。是言人之出處不必相謀。要皆各附其性之所安。若以素無包容之量。有疏嬾之僻。強使入仕。非欲益之。適以損之。夙無仇怨。何至於此。此真是塗泥軒冕。語語從肺腑流出。視後代飾情辭。寵判若霄壤矣。行文無所承襲。抒軸予懷。自成片段。予友晚村云。有真性情。則有真格。格律遂為千古絕調。信然。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藏榮緒晉書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

又曰太祖遣徐邵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邵至吳不敢為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

五臣作幾

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

易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左傳楚子代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此乃吉凶之萌

兆榮辱之所由興

五臣作生

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

取滅

左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又楚子圍鄭克

之鄭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只上所引已足。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

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漢火德。故云炎精。幽昧謂暗亂無道。桓靈失德。災釁並興。

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五臣作塗。炭之艱。孝桓。孝靈。漢二帝。豺狼黃巾。董卓等。於

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絕貫謂紛如散錢。綱索皆謂漢權旁落。四海蕭條。非復漢

有太祖指曹操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符瑞

也。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

存。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帝王居之。九鼎夏禹所鑄。世載淑美。重光相

襲。固知四隩。郁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以賢繼賢。故曰重光。襲固也。書昔我君文王武

王宣重光書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

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

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

遼。淵遂發兵。逆於遼。帶燕胡馬五臣作馬。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

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五臣本作。貨賄葛越。布

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濟註南

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酬報也。葛越草。布出於吳。朔土。自以為

控絃十萬。犇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

稱王也。先將其強頓住。轉下有力。良註。控絃引弓之上。燕齊二國在遼西。故云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陵。乘轢。踐

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自尊。宣王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傳首

洛陽宣王司馬懿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漢書遼東

郡有遼陽縣折首謂淵誅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良託疆場

邊畔指遼東言魏斬公孫淵收離聚散結屯自保者咸安其居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

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治道隆也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

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謂不可羈縻應化而至范曄後漢書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

魏蕩蕩想所具聞以上先將討公孫淵寫出兵威為吳蜀二國比例吳之先王起自荆

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荆劉備

震懼亦逃巴岷巴岷蜀二山名遂依丘陵積石之固指蜀積石謂邱三

江五湖浩汗無涯指吳假氣游魂謂游魂假生人迄于四紀二邦

合從谷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與泰山共相終始又頓住與前段同法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

厲秋霜晉王司馬炎魏志成熙元年進晉公爵為廟勝之筭應

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孫子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也四句謂明兵法廟廊廟主上

欽明委以萬機魏志陳留王奐字景明幼常道長轡遠御妙略

潛授使鍾會鄧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五臣本入其

阻深并敵一向蜀境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

劔閣而姜維面縛魏志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

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

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
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
谷賂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開地
以其眾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

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梁益二州名蜀地使竊號之雄稽
顛絳闕竊號之雄謂劉禪絳闕魏闕門球琳重錦充於府庫以上言蜀亡下夫

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左傳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
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徙徙居大梁非始皇之世只取以類相
從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稅內向五臣本作附願為臣妾淮南

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南中嶺南交趾郡吏外失輔車唇齒之援
呂興殺太守孫請使如魏請太守及兵則國勢日就銷亡從蜀之亡折入吳而俳

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
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史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

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此言吳王恃險自疆不知滅亡之將至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

武將折衝萬里折摧折衝衝突言兵威加乎萬里之外國富兵強五臣作疆六軍精練

思復翰飛師行如鳥之飛形其速飲馬南海謂伐吳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以下

敘列脩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吳恃長江之險故將水軍

鋪張揚厲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縣北濬決河洛以通長江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則
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易剗木為舟舟車之用未有如今善本有之日字之
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以上皆以兵威脅之

昭明文選集卷之四十一 與孫皓書 七

然王上眷眷未便電邁喻行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不欲

兵故先致書老子愛崇城遂五臣本作自甲文王退舍已見故先開

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能盡若能審識安危自

求多福蹙然改容祇承往告漢書陸賈說尉陀陀於是蹙然起

之追慕南越嬰齊入侍漢書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北

面稱臣伏聽告策所封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魏當日假漢為

魏為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以上言若侮慢不式用王命然後

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

荆楊交豫爭驅八衝八方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征東即石

陸並進寫得有聲勢爾乃皇輿指魏主整駕六師徐征羽枝

燭日旌旗流星枝軍枝羽枝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周禮凡馬八

耀嘉曰武王與師誅于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

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

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以上極寫不降之害夫治膏肓荒者

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左傳晉景公夢疾為

上一日居膏如其逃謬未知所授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

無功也合上數句明已所以致書之意列子楊朱之友曰季梁

得病七日大漸謁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

食之史記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

召月文選集序 卷之四十二 與孫皓書 上

收

收

收

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後五日桓公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按書與檄不同檄則列本人之罪狀問其君臣上下之心書則只從道理反覆曉諭使知去逆就順耳是時西蜀已亡魏之視吳如砧上肉直以威力脅之來降故氣極凌厲詞極抗倨不為一切誇張聳動之說形勢使然也文之氣體最為疎宕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善註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顧云景真而書曰安翰註于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安子紹集云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安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按翰註非是語詳中間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

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

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睢睢而肝肝而誰

召月文選集

卷之四十一

侯漢車

居范曄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
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巍兮噫人之
劬勞兮噫遼遠未央兮噫肅宗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
去適吳善託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過越且復以
至郊為及關升邱為登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
者哉易嘉遜貞吉嘉道隱也謂老子梁惟別之後離羣獨遊五

逝本作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五臣本戒旦則飄爾

景征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晚無尋歷曲阻山曲則沈思

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皆以動其或乃迴颺狂厲白日寢

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下隰慷慨重臯之巔迴旋

風厲猛戾隱也崎嶇不平貌九臯九折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

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

吾心之所懼也以上極寫行路之難此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

植根萌未樹三句喻已流徙牙淺絃急牙弩牙絃琴絃淺則易

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潛駭則根萌未樹必受摧折密發則

更懼途中斯所以怵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

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旅客全賴地主人之賢可以託

過一截夜光璧也昭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今將植橘柚於玄

闡投人無不按劍謂防其有他意而欲害之

朔蒂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善本作於龔俗固難

以取貴矣橘柚華藕龍章韶武皆安自喻玄朔於龔俗固難夫

物不我貴則莫之與也助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本易繫詞飄飄遠遊

之士託身無人之鄉頂非吾心所懸搖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懼前一段

牽陋宇旅寓也則有後慮之戒頂按轡嘆息後一段朝霞啟暉則身疲於遄

征一句是言其夜宿旅寓且復啟太陽戢曜戢暉謂早則情劬

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極

沙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步驟猶言

行不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據此數句及下文是

憤司馬氏欲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

梯橫奮八極合上一面俱是欲據既立功披艱掃穢蕩海夷岳據此是當時西

紀年不可考 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

宙斯亦吾人善本無之鄙願也大開眼孔直吐胸臆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謂被銛鉅靡加銛鉅喻獸之爪牙翅翮摧屈翅翮喻鳥之羽翼自非知命誰能

不憤悒者哉有志不得展故憤悒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

藻雲肆按此段至全大丈夫之憂樂明是與嵇茂齊書不是與

龍游鳳皆指太子植根擢秀布葉飛藻俯據仰蔭皆言為太子

舍人且呂安為鍾會所構詞連及康遂全見殺據于寶謂太祖

逐安於遠郡既逐遠郡何又見殺自當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

善本作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

其右榮曜喻富貴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

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

據此數句是作與嵇中散便連影都不似中散志在老莊豈得以此

類語妄相唐突

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

憤時而憂知命而樂

去矣嵇生

永離隔矣。瑩瑩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

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翼其書相往來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

淮南子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良註胡在北越在南

言相去遠也金雖堅剛人同其心則能斷之

各敬爾儀敦履璞沈

儀成儀璞真沈深也謂立身

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以箴語作結淵淵作金石聲

按詩情賦意又似古歌行是以東漢之凝鍊兼西漢之風

致者

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璠梁典帝使呂會書於陳伯之

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當何之元梁典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大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

書

丘希範

向註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勢屈乃降梁至是又

以衆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

奔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奔小志謂背齊慕高翔謂歸梁

昔因機變化遭

遇明主

梁典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

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變化謂背齊歸梁明主即武帝

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開國謂為江州

刺史同侯王。朱輪華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

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責其降魏以一分。兩相激

射見降。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

言。謂以國情輸魏。沈迷猖蹶。以至於此。沈迷則不明於理。猖蹶則不擇所行。合上數句。代其出脫。聖

朝赦罪責功。責其後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

漢記。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勅降

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

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此善本

字。將軍之所知。非善本作。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

張繡割刃於愛子。漢王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朱鮪事已見上。友于。光武

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借往事相形。所云非有他故也。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

楚辭。迴朕車而復路。及迷途之未遠。不遠而復。先典攸高。謂迷者不遠而能迴。是

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漢書。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

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以上見伯之雖降。魏梁主待之如舊。

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功之次第。如鴈之行。佩紫懷黃。讚五臣本帷幄之

謀。文臣受爵。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武臣受爵。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漢

日。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將軍獨覲。聽顏借命。謂求驅

馳。為其奔走氈裘之長。寧不哀哉。不及受爵。以功名。讓之他人。為可惜。夫以慕容超之

強五臣本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沉約宋書。慕容超大

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京師。斬于建康市。又公以
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尅長安。生擒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
市。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中間再頓。四

此是文之筋節。漢書。匈奴凡三十四長呼。北虜僭盜中原。多歷

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魏收後魏書。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

都洛陽。况偽嬖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世宗宣武帝諱恪。宣

初。當宣武之日。部落携離。會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

偽嬖蓋指宣武。部落各部各有大帥。為之長。即酋長也。落落。藩落。取自固之義。周

宜懸頭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鸞巢於飛幕之上。不亦

惑乎。此段言魏不足恃。破滅在爾。當思為避害之計。後漢書。朱

之在此也。猶鷲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

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撫絃登俾。豈不愴恨。此段言梁為伯

當舍魏來歸。上喻之以理。此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

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申上感生平於疇昔。意史記廉頗

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

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呂氏春秋。吳起治西河

王錯譖之。魏武侯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

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亡

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

河。果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謂復歸梁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

環西獻楛矢東來。

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楛矢見上

夜郎滇

五臣作顛

池解辦請

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

良註夜郎顛池皆南夷國名解辦謂解其辮髮以就衣冠朝鮮遠國名昌海南

海蹶角謂以額角叩地請臣

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此段鋪列國勢見各部落俱各歸化唯魏自恃其強終歸破滅

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摠茲

戎重

何之元梁典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詔臨川王宏北討方善本

字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勢必及魏此處方以危言惕之向若塗

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

往日相知之懷

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按伯之既降梁復降魏總由前此常為齊臣恐梁主不能

相容耳此書妙在以不能內自審已外受流言代其出脫

且梁主待其家屬如舊亦緣其身異叛臣故欲結之以恩

耳篇中以情理事勢反覆曉喻蓋必予之以可受之名方

可開之以來歸之路文字立言各自有體正不得後先相

承襲也

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
劉璠梁典劉沼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
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
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隸齊永
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
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
山良註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
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荅往來非一其後
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荅之故云重也

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

劉璠梁典劉沼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

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隸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良註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荅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荅之故云重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

註難謂難運命之書天倫

之感謂兄弟死致至也謂沼難書未至孝標處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

書未致而沼死緒言

餘論蘊也

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

味而其人已亡也

沫已

青簡尚新。宿草將列。

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茲

然不知滄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二句言其死墨子

幾何也。譬之猶駟而過却。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二句言雖死

古隙字。駟四馬謂日御。即足難運。故存其梗槩。其家得者。更酬其旨。酬報旨。若使墨翟

命之書。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

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日

中杜伯乘白馬素車。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跋

而死。漢書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

所以然之故。二句言死若有知。則所酬之旨。沼必能喻於死後

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

記曰東平思王。塚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

塚上。松栢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

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祈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

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

流。有朱鯉一雙。水上樂嬉戲。泉為涌出。西靡者。心傾舊居。但懸

喻折服於已之言。赴節者。情欣所好。喻流連於已之言。但懸

劍空隴有恨如何。善曰。懸劍。即季子過徐君事。已見上。言雖折

隴而已。豈非恨乎。

按不言所答之事。全從書未致而人已亡。生出感慨。否則

便是與死人說話也。用典處亦切而流。

對。不。言。他。谷。之。事。合。於。道。而。不。言。其。道。者。其。道。也。不。言。其。道。者。其。道。也。不。言。其。道。者。其。道。也。

我。則。不。言。其。道。者。其。道。也。

險。空。謂。其。道。者。其。道。也。

伊。沈。則。不。言。其。道。者。其。道。也。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

漢書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羲和京

兆尹卒銑註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周宗伯博士秦所置官掌文籍者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左氏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四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立此四經列於學官合上四經為五經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非素所習故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從經源頭

昭明文選集

卷之四十二 讓博士書

三

何沈車

欽起六經皆載道之書道字為一篇之綱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

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

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經學之祖何註脩易謂作十翼序書謂作

尚書五十八篇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五臣本子卒而大義

班微言要妙之言重遭戰國弃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

道抑而孫吳之術興漢書孫子兵法八十陵夷至于暴秦焚經

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史記李斯

下敢有藏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

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

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以上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

仲尼之道又絕雙承起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

儀叔孫通秦二世博士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

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然公卿大

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大臣非其人雖除挾書律

羣臣破敵擒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

嬰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始有尚書史記

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脩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

故晁錯往受之良註掌故官名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九

篇至漢初教於齊魯之間文帝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

使晁錯往受之博經學之祖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求得二十九篇

翰註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

召月之選集 卷之四十二 讓博士書 重 故臣

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古人

師生授受皆有淵源非若後世得書之易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

生而已賈生賈誼萌芽謂初有肇端尚無全帙眾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賈誼作左傳訓詁為文

帝博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合上書為四經

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建元孝武皇帝年號向誼鄒魯梁趙四國名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

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訓詁授於趙人貫公先師謂經師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

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申上詩始萌芽秦誓後得二十九篇外多一篇博士集而

讚之七略孝武皇帝末有人得秦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今秦誓篇是也故詔書曰

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書字也簡頁數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

於全經固以遠矣全經未焚書之時遠不符其數也以上言欲得全經之難及魯恭王景帝

子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

篇書十六篇天漢武帝年號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

及施行書禮始有全經漢書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

悉得其書書於伏生二十九篇外多十六篇巫蠱江充誣戾太子事見漢書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

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猶二十餘篇春秋終於獲麟下則皆左氏紀當時行事以別於經多

公穀二家二十餘篇但左傳中亦有有傳無經者亦不必獲麟以下為然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

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離本經之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

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善本無或間善本編漢書劉傳字作脫編向以古

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二家經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問編先後失次。博問人間則魯

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遺經傳

者。能知脫簡間編之失。因在下抑而不得施用。七略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皆以敘俱

未詳。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惜其不與校

其名。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理之事故未

得施行。以上是雖有全經。而未列學官。或因事廢格。或往者

為人抑止。故事沮不行。作一大結。以下方責太常博士。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

者罷。五臣本作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綴緝也。陋。即素所傳守者。一

能究其。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即上所云因陋就

大旨。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廡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謂暗

昧。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末師口說

破於人。儼然欲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恐人以其所知

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不考者。不問為古經與否。雷同

抱殘守缺。總是一片疾妬私心。恐人破其所傳。末師口說。皆抑

由無從善服義公心所致。近來文士。悅不若已。犯此尤多。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二十九篇。謂左氏不傳春秋。以傳自

經。豈不哀哉。此段直挾其背傳記。非往古。今聖上。謂哀。德通神

明。繼續揚業。亦慙此文。敘錯亂。學士若茲。多挾私。雖深照其情。

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即是序文。與五經。故下明詔。試

左氏可立否。善本作不字。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

子比意用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良註微弱。謂諸經有關者。廢遺便是孔壁中所出者。

閉固距而不肯試。試即是辨。論其義。猥以不誦絕之。不誦有數病。一

是守末師之口說。一是貪懶厭煩。亦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

來文士。株守墨藝。不諳經史通病。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

為耳。非所望於五臣無士君子也。直據理且此數家之事。即上

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五臣其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

外相應。內內府所藏外。即魯國桓公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

猶愈於野乎。更透。合上段。俱以理曉之。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

則施孟。漢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又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又施讎。字長卿。沛人。從

田王孫受易。又孟喜。字長卿。東海人。從田王孫受易。然孝皇五臣本帝猶復廣立穀梁春

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梁丘。字長翁。琅琊人。從京房受。易。又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

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穀梁子名赤。義雖相反。各家所見。猶並

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全經所以得復。見在此二語。傳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

數家之言。指逸禮逸。書左傳。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

已守殘。照應上。因陋就寡。抱殘守缺。堂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

文吏之議。直以害。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一氣包裹。結得完足。

按是時各經俱立學官。此所議者乃孔壁所出之逸禮逸

書及左傳春秋耳。逸禮雖出孔壁。朱子疑爲漢儒摭拾附會。盤詰孳佶。後人疑其文反與於二典。是皆不必深辨。而左傳之三體五例。實與麟經相爲發明。既立公穀二家於學官。何可獨遺左氏。亦緣其最後出耳。但范甯謂左之失。誣如敘陳敬仲始末。予亦疑之。想必陳氏代齊之後。後人假託卜筮以神其說。否則春秋之時。景公尚爲齊君。陳氏尚爲齊臣。直許其有齊國。是明導以篡弑之事。有是理乎。且此語聞於桓公之世。其傳之於魯。寧不本之自齊。陳氏自僖子以前。如木始萌。可搔而折也。否則卽作於新莽居攝之時。蓋新莽假託黃虞附會符命。故託此以印合其事。尤爲近似。安知不卽出於子駿之手也。但於經學分合聚散。原委秩然。使後代得讀全經三傳。羽翼之功。不可沒也。

北山移文一首

謂鍾山草堂之神移文於北山神見以後偽隱之人不可許其入山致被其辱移文

謂彼此相知會

孔德璋

善日仕至詹事何註蕭子顯齊書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鐘

山在都北其先周彥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

英靈皆謂神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

鐘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馳煙驛路

取其疾

勒移山庭

二句言移文勒謂立限期

以下皆移文中語

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

五臣本作雲

以方絜

方北也志之潔

干青雲

五臣本作霄

而直上

行之高

吾方知之矣

此為第一

等入山。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不慕。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志在學仙者亦宜入山。固亦有焉。

列仙傳。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蘇聞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遂為歌二章而去。豈有善本。終始參差。蒼黃讎覆。淚翟子之悲。慟。

朱公之哭。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曰。可以黃。可以黑。楊子見岐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喻前後之身。隱顯異致。故舉此二人悲。乍迴跡以心染。迴入山之跡。染於富貴。或先貞而後黷。何

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子平見上。仲氏仲長統。每州縣徵辟。輒辭不往。二人是真隱者。世有周子。出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

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學字習字妙。原非經。價蕭子顯齊書。周顒字彥倫。汝南人。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莊子魯君問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偶吹草堂。

濫北岳。不能吹。即齊等也。不能隱。學人隱。猶東郭先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埋怨。雖假容於江臯。儀容者。乃纓情於好爵。其始。

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橫。

秋。上言其目無富貴。下言其志在潔清。或歌。善本作歎。字從之。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於道流。蕭子顯齊書。周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幽人貞吉。楚辭。王孫遊兮不歸。談空空於釋部。覈胡玄。足比涓子不能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萐根。湯得天下。讓光。光遂負石沉竅水而自匿。務光何

又涓子齊人好餌術隱於宕山能風○此段故將其入山時志
意高遠似真能隱者故意代其鋪張致松桂雲壑被誘被欺以
反視下文之不然乃文字題前加一倍寫法且前段好爵下
便可接入下段鳴騶又從其初入說起此得離法文便不直及

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謂之尺一簡髣髴鶴頭故有其稱騶即

持鶴書使人所乘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寫得又喜又急未出山風雲悽

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凡山中

此相視俱以見欺不甘心服至其組金章縮墨綬已出山而仕矣秩六百跨

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海鹽為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

右道帙長殯不覈法筵久埋不談敲扑普誼躡犯其慮牒訴控

孔愬愬裝其懷大不似張口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

課每紛綸於折獄不能傲伯氏茂王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

前錄音錄不與巢許為伍矣漢書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

字子康遷密令吏人愛而不忍欺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

牧此時更不知有務光涓子翰註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

段極寫其熱鬧正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此謂三輔秩皆二千石此

妙與前段相激射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我鐘山神自稱青

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善本作摧絕無與歸待之石逕荒涼徒

延佇望之至於還颺入幕寫全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五臣本

怨山人去兮曉猿善作驚猿鶴是依於山者昔聞投簪逸海岸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二 批山齋校 卷之四十二 批山齋校

今見解蘭縛塵纓。

投簪疎廣東海人故曰海岸二句又待猿鶴寫出怨與驚之詞刻毒蘭為幽人所佩已出

而仕故

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諠慨游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移文之後衆山皆知是下半截情景極寫鐘山草堂神受辱

故其林

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

併林泉草木亦皆受辱

騁西山之

逸議馳東臯之素謁。

西山神有夷齊真隱其中議者議其被人所欺素謁以素詞慰問之

今又促

裝下邑浪拽上京。

言由海鹽鼓楫上京路當由此經過

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

於山肩。

恐其復入

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

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

五臣本作於

洗耳。

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以為汙

乃臨池而洗耳聞其仕宦之語恐洗耳併汗及池

官肩岫幌掩雲關竅輕霧藏鳴湍截

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

一辱不可再辱可再欺郊端山之外

於是叢條

曠膽。

膽當為瞻字之訛

疊穎。

草之蕙

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

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只得如此收局

按入手以真能隱者作引直揭出周子偽隱正意已盡然

後再本其始而言寫入山巖玄談空一段覺滿山泉岩草

木皆有喜色到鶴書赴一段覺滿山泉草木皆有憂

容到金章墨綬一段覺滿山岩泉草木皆有憤氣直到諸

山獻嘲騰笑不覺憤變為羞羞變為怒計筭到折輪掃跡

以見見欺之辱岩泉能裂眦忤視草木能戟手罵人文字若

此是有生機。活趣奇絕妙絕。古今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又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四十三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及門

史丹書事文
李開楚志漢

全校刻

檄文目錄

喻巴蜀檄

檄豫州

檄吳將校

檄蜀文

難蜀父老

喻巴蜀檄

漢書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焚中

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

司馬長卿

翰註檄皎也。喻彼使皎然知我情事。周末時穆王令祭公謀甫為威猛之辭以責狄人。此

始檄之

告巴蜀大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

擅專也。蠻夷泛指諸國。如下所云不專指西南

夷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補內治自

少。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臂與臂相交猶比肩

之義言多也。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五臣來享。以上

言西北臣服。漢書西域傳。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移師東指。閩越相誅。伏下不善。右

弓番禺太子入朝。以上言東南臣服。東指謂自西徂東。漢都西京也。相誅相誅其君而降番禺南海郡。尉

佗所治。弔者弔其為東越所伐。天子救之。感漢恩。南夷之君。西遣太子嬰齊入侍。東越浙東閩越。福建番禺廣東。

夔蒲北切。五臣本有捷字。之長。二句指西南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

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此是不待兵威。慕漢德來服者。故下云為善未賞。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頂太子入朝。以上而為

善者未賞。預欲為臣妾。以上。故遣中郎將往賓之。往賓謂以賓禮接之。來便見不同。用師中

唐蒙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幣帛。即以賞其

為善不然。謂意外之變。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制

軍驚懼子弟。憂患五臣作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以上七句。是責唐蒙。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以下

巴蜀百姓不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寧弓而馳。荷兵而走。晝舉烽。夜燔燧。皆以警

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

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列為齊民。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而樂盡人臣之道也。以上曉之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

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居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

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此段歆之以

段為一段。漢文此類極多。當依其文勢不可截斷。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

抵了。誅而至於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

與上施名聲著功烈相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此是盡臣道

反將上文兩相比勘道故度量。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再轉進一步。因其子翁責

相去之遠兄之教不先。子翁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

戮不亦宜乎。應上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

此。將上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

之罪。再結此句是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結上父方今田

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使罷其役近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

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縣有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按通西南夷。事由長鄉。視之唐蒙。罪尤加劇。彼實借此以

炫耀鄉里。小兒耳。故責唐蒙。只於首尾輕帶。餘俱責百姓

不宜以逃亡抵誅。且併責其長老。素不教訓。護人之短。實

以自護。心術行事。俱不足言。但其文氣磅礴。綿亘。隨手卷

舒。迤邐而下。自非後賢可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為袁紹檄豫州

魏氏春秋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魏志陳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

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得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

五臣本蜀志先主歸陶謙謙表作相國守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

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相國謂為侯王相國守郡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權制變者制其未然之變立權者不待詔命而討賊得事之權難國難。二句是冒通章。是以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

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史記秦二世夢白虎噬其左驂馬殺之問

占夢上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望夷宮在長安西北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不能制變所致故趙

高得以竊命弒君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

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漢書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

北軍丞相如辟疆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

政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

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應上立權上暗應此明應漢書產祿因謀作亂

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

帝明表謂明白儀表紹以自况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

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續漢書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進左悺河南人為小黃門

徐璜下邳人為中常侍饕餮惡獸名能食人操之祖父出自閹宦則無功德可知饕餮音叨徹縉雲氏不才子之一見左傳

父嵩乞匄蓋攜養因賊假位非以與金輦璧輪貨權門漢末桓

賣爵事皆由十常侍魏志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本末竊盜鼎司傾覆重器鼎三公象傾覆

即易覆公餗也上操贅職閣遺醜本無懿五臣德贅謂假相連言其祖此言其父

標匹狡鋒協全好亂樂禍幕府軍中建幕故曰幕府紹自謂董統鷹揚掃除

凶逆魏志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續遇董卓侵官暴

國侵官謂冒官暴國謂卓遷獻帝於西京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

昭明太子選集

卷之四十三 檄豫州

五 效范

瑕取用。魏志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眾以攻卓東夏即

海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脾師五臣作帥從之謂其鷹犬之才爪

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也。佻輕傷夷折衄。六女數喪師徒

軼縮也討卓喪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如物已破代其脩補使得完輯

表行東郡太守領兖州刺史。後漢書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兖州公山為黃巾所殺

乃以操為被以虎文獎賊子威柄法言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

也言獎成冀獲秦師一剋之報。翰註秦將孟明氏數敗秦師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

其威柄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後漢書操得兖州兵眾強盛內懷反紹意資資其土地兵

力跋扈謂掘強割剥元元殘賢害善。起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

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

灰滅之咎。懸首於木曰梟灰滅謂族其家自是士林憤痛民怨

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皆欲討操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彿

徯東裔蹈據無所。魏志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東

裔即幕府惟。五臣作推疆餘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叛人謂呂布惟思也

言操雖可罪但已欲強公室弱私家以操為王臣布故復援旌

為叛人不宜為布而黜操登進也黨布為董卓之黨

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眾奔沮。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傳擐甲執兵擐着

也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

有大造於操也。得此一束文氣緊健以上只言已有私恩於操以下則以公義明斥其罪後漢書操圍呂布

於漢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後韓暹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都長安

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魏志以天子還雒陽羣虜郭冀州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汜等卓之餘黨謀劫駕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翰註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

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眾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鄆邊邑局鄆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

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

由天子省禁陽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漢官儀

中臺御史為憲臺尚書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

臺脅遷天子專制朝政罪三尚書為所惡滅三族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

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尚書

只掌朝會之法不使與政充員品備數而已極言其專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

操因緣眦柴睚五被以非罪榜楚五臣作參并五毒備至觸情

任忒不顧憲綱漢書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

委向註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故云歷二司時袁

術作亂操謂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

眦瞋目貌楚檟榜笞也參并謂不一而足觸情觸已情又議郎

之所忌任為毒惡不顧法律刑加大臣不顧憲綱罪四

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

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收殺諫臣杜又梁孝王先

帝毋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言鄉人樹木尚猶而操

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胡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

民傷懷。漢書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

先朝墳。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發掘

不露。墮壞突破也置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

毒施人鬼。四句專結加其細政慘苛。善作苛科防互設。禁綱罣

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四句言繁是以充

豫。二州名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以上通歷觀載籍無

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整齊訓

加緒含容。五臣冀可彌縫。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操而操豺

狼野心潛包禍謀。謂圖乃欲摧撓。殺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

專為梟雄。四句再將其刑楊彪殺趙彥証往者伐鼓征公孫瓚。

魏志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薊疆寇桀

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欲與

紹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謂自引兵至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

夷。魏志紹悉軍圍瓚瓚自知故使鋒芒。五臣挫縮厥圖不果。指

奉質爭為前登大羊殘醜消淪山谷。晉中興書胡俗其入居塞

單于統領諸種。濟註大軍紹自謂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紹

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

營屠各束手奉質謂不戰執贄而降前登擊諸未破滅者殘於

醜謂敗還餘衆消亡淪沒也。言皆畏滅亡沒於山谷之中。

是操師震懼

章

晨夜遁

即是上所記為外助王師者謀泄故遁遁

屯據敖倉阻河

為固

魏志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谷軍官度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

欲以螳螂之

斧禦隆車之隧

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銑註螳螂蟲也

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隧猶轍也言此蟲舉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

幕府奉漢威靈極正義

折衝宇宙

以下自敘兵威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五臣作材

騁良弓勁弩之勢

中黃伯夏育鳥獲皆古力士俱見上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潔

他荅反魏志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為并州

大軍汎黃河而角

五臣作掬其前荆州

下宛葉而掎

居

其後

四句寫水陸進兵形勢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掎擊也雷震

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燦炭有何不

五臣有消字

滅者哉

結上戰勝攻取何等氣勢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

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

以下言操軍不足恃幽冀二州名故營部曲謂

紹故營部曲之兵皆怨別鄉之久而北顧思歸此戀故土可不戰而降者

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

揚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剗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

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此被迫脅亦可不戰而降者良註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救之其將揚醜殺張揚以應曹操揚將眭固又殺醜欲

以眾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收其眾擊鼓吹謂擊鼓吹角以散其兵素旗也揮指揮言揮之使降

方今漢室

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

四句見已討賊義不

得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

土

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

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此為事漢附操諸臣出脫又操持五臣作特部曲

精兵七百。五臣有人字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

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當為國烈士立功之會家死

可不勗哉。此段發明起處慮難立權意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

郡過聽給與疆寇弱主違眾旅叛。漢書以旅為助數句言已兵討操操必矯天子之命使人

發兵助已。是強操弱漢違眾人之心助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

叛逆之臣為操所愚故下云明哲不取。魏志紹以中書到荆州

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紹以中書到荆州

便勒見胡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起應

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

脾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

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去路妙峭甚按律令雷邊小鬼其行極疾見雜記註家皆以法

律令甲當之按以紹討操不異以燕伐燕建安之初容得曹操容不得

袁紹紹輕率寡謀復諫自用內柔外剛直羊質虎皮耳操

此時尚知假託名義收拾人心罪惡猶未暴著至衣帶詔

發後逆萌始顯誅鋤忠良戕殺母后方書罪無窮耳是檄

雖極凌厲操猶可受也。

... 此以... 其... 告... 天... 不...

檄吳將校部曲文

曹操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漢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荀彧詳三國名臣贊子為守字之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

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

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困謂道理不明於心。通後知其失。智者

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此是困而不能通者。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

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頂聖智。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頂下愚。

二者之量。不亦殊。五臣作異。以上是冒俱對。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左傳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滂簡墨。

齊斧張晏註斧鉞也。以整齊天下。虞喜志林齊。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按二說才知孰是。譬猶齧角。卯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生而自食曰雛。待哺視行步以吠其主。此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吳所恃在長江。以下皆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饜鑊之魚。期於消爛也。四句皆以魚喻。魚已在綱目。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禹征遣在滿據荆門。帝令征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反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為四郡。又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討之。越建

成侯赦殺餘善以其將降

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疆矣。

史記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申胥即子胥。邑於申。故曰申胥。

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

五臣。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與晉定公爭長。作六軍。越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士無鬪志。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

及吳王濞。濞驕恣。屈強猖獗。始亂。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為亂首。曰始亂。漢書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立為吳王。孝景五年。反於廣陵。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

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水泮。

漢書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渠。濞之罵言未絕。

於口。而舟徒之刃。以陷其胷。峭甚。漢書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舟徒。保東越。漢

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何則。天威不可當而五臣悖。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逆之罪重也。結吳王濞。以上歷舉古。來亡國見地險不可恃。且江湖之眾不足恃也。

又開下文。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

據虎踞。疆如二袁。勇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無

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鸚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

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此以漢末之亂。群雄皆就誅夷。

見人眾不足恃。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

關中諸將疑繇欲相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

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

行未鼓而破。濟註。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

伏尸千。五臣作屍十。萬流血漂杵。此皆天下所共知也。又以近事

眾不足恃。一層。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下又明其所以

以韓約馬超。逋逸逆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魏志公斬宜成。逆

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魏志初隴西宋建自稱

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張魯字公旗

人自號師君。漢末力不能征。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

旆。魏志建安十七年。公征孫。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魏

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旆。五臣首萬里。魏志宋建

平漢王聚眾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京州。約即韓約。偏

將謂夏侯淵涉渡也。隴隴山旂。旂旌旗也。謂懸其首於旂旗之

上。傳示萬里也。此皆與張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

走前驅。魏志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寶茂。進

臨漢中。則陽平。五臣作不守。魏志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

大破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

還降。又引近事。見建約。巴夷王朴胡。寶珠。邑侯杜濩。胡各帥種

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俱因魯敗而降。魏志建安二十年。七姓

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先將上文。利盡

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鉦鼓。謂蜀與漢中。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

西海兵不鈍鋒。謂蜀與漢中。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

非徒人力所能立也。結任上文。以聖朝。處處以獻帝提作裝頭

也。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

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于室之邑。此借魯與胡濩之降。各受爵

濩皆封列侯。又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

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反還而建約之。五臣屬皆為鯨鯢。

以上言降者之利。以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南安趙衛。討超

下言不降者之害。郡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五臣於彼降福。五臣於此

也。又將降與不降一紐。逆順之分。不得不然。順謂魯等。送夫鷲

善作鳥之擊。善本無先高攫。俱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

昭明文選集

卷之四十三

三

伏波車

也。攬擊也。以鷲鳥下擊鷲鳥。而不即擊。必高飛以張其勢。則擊之力始猛。喻伐吳不即伐。吳先破張魯韓約等。亦是高飛以張其勢。武王觀兵孟津。可以伐紂。而復退兵。欲紂之悔過。既而紂不悔過。所以有牧野取殘之威。喻前此所以不加兵之意。欲吳悔過來降。上句是喻意。下句是正意。承上起下。千鈞脫力。今者枳棘翦杆。五臣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翦杆。翦除而防衛之。杆。衛也。萬里肅齊。六師無事。以下言伐吳。故大

舉天師百萬之眾。魏志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途征孫權。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

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隗漢書九江郡。又使

來朝待以客禮。六郡靈奮席卷。自壽春而南。有壽春邑。

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

汶江。搃厄據庸蜀。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為征西將軍。又

名巴漢庸蜀皆地名。先王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

都。搃而據之。不令為吳之援。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

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良註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

五道入吳。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英丞相銜奉國

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言權之罪。在於枝附葉從。指

校部皆非詔書所特禽疾。禽獲疾患也。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

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又言平日待降者。不惟不

之。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

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以下拔將取才。各

於張魯等之降。酬之以爵。此不惟酬之以爵。併與之共立功名。

比上更進一層意。以為歆動。魏志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

死。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魏志

張遼字文遠，馬門人。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侯成不載，還討眭固、薛

洪、膠流。音尚。開城就化。魏志：眭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

洪、河內太守。膠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洪、仁遇，交戰大

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膠音留，

官度。五臣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魏志：公擊淳于瓊，留

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後討袁尚，則尚字。都督將軍

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公圍尚

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圍守鄴城。

夜，遯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圍守鄴城。

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魏志：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審配兒子

開門入兵。魏志：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

兵配逆戰敗。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

魏志：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熙，尚奔三郡。尚舉其縣來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

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舉旗，靜安

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如下審邪正之

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

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

應轉禍為福者也。又將來降立功，贊若夫說誘其言，懷寶小惠，

言被人之甘言所誘，泥滯苟且，不能棄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

熯五臣作煙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失得豈不哀哉。數句又將不知降者再為申足

其意憫其受禍之可哀。與上建約等。遙為章法。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

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

矣。此段見其衆寡不敵。與上權之期命。於是至矣。遙為章法。魏志。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

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

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

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

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

之。以下歷數其罪。吳志。權殺吳郡太守盛憲。見上孔融書。憲字孝章。權為吳人。乃所治者。故云君。典略。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

是權授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

逋罪。下民五臣作人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

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承上虛歌一筆。

以下皆勸其降。處處結體。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

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五臣作博學好古。周泰明。當

世雋彥。德行脩明。以上諸人皆漢臣。非吳臣。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

盛即盛孝章。周泰明未詳。門戶無辜。被五臣作受戮遺類。謂子孫。流離湮沒。林莽

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周榮。叔英後。虞仲翔。文繡後。各紹堂構。能

五臣作克負析薪。吳志。虞翻。字仲翔。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傳。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肯負。

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將吳之舊

姓大族推稱贊揚雖是勸降實欲間其君臣使相疑貳且處處以漢德為辭易於聳聽又諸將校孫權婚

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窄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

以自濟迨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斧無柯相隨顛

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賢聖五臣作之德也此二

喻去而事漢下二鸛寧鳩決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

句是喻止而事吳鸛寧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鸛鳩即

蒙鳩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申明聖朝開弘

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指孫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

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

舉建立元勳以應五臣顯祿謂殺權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

之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竿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音煩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

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

權也今國家非直七尺之軀也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

公早圖之也係蹄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項梁使使趨

獸絆也蹠足也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

齊王曰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

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何則以其所全者重其所弃者輕喻去

之戚何故不殺蠱音釋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聞大雅之所保不知明

輕歸漢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聞大雅之所保哲保身背先

為重

招明文選集戒

卷之四十三 檄吳將校

賢之去就。先賢謂上伊尹去就。謂去夏就殷。忽朝陽之安甘折茗之末日忘一

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詩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高崗鳳所棲結上遠尉羅葦茗之

危結上茗折子破收束。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

有力仍是休之以害。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

五臣本作詔如律令良註購募謂以財求物科條謂賞罰

等差如左謂列在檄下。

按茲檄亦以漢室為辭乃在赤壁合肥交兵之後吳魏一

勝一敗彼此相當文若是時猶以漢臣望操也殆至操加

九錫始悟所事非人卒以見殺結末大雅四句智於為人

謀昧於為已謀然則人之明能見已然不能見未然能見

千里之外不能自見其睫也噫

檄文大意不過因本人行事指其過惡明強弱之形勢陳

去就之利害即操與仲謀書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原

屬半真半假半虛半實期於事理明白莊重有體茲檄與

劉豫州討曹操檄可謂異曲同工

陳螺渚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檄蜀文

魏志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人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

鍾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繇之少子少敏惠夙成爲祕書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後平蜀

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行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

五臣無我字祖

武皇帝

指曹

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

指漢

造我區夏高

祖文皇帝

指曹

應天順民受命踐祚

篡漢自立

烈祖明皇帝奕世重

光恢拓洪業

魏志明皇帝爲魏烈祖指曹廠奕重也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江山之外

謂吳

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結上

今主

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

主上則陳留王奐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

宰輔

謂司馬昭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見上。有

人巴蜀纔有九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

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魏志詔使征西將

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軍鄧艾督諸軍趨

高樓鎮西將軍鍾會出駱谷伐蜀共五道古之行軍以仁為

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見

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書式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

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書奉辭伐罪銜命口銜天庶弘文告

之訓即檄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申上

為本以義治之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語言降為安不益州先王以

命世英才興兵新五臣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

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異蜀志先王姓劉諱備

末黃巾起先王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

徐州虜先王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

州牧後背曹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即六出祁山圖復姜伯約屢

出隴右蜀志姜維字伯約規圖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邊境

亮入秦氏羌天水夷名擾亂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

也時降魏使居秦川隴右將前此不即加兵之故一頓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肯

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

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今邊境又清方

內無事蓄力待時併五臣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

難以禦天下之師。即前五道並入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魏志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姜維攻地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蜀皆謂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以上

就目前形勢蜀侯見禽。五臣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史記秦惠文君八年

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王莽時為導江卒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險眾附遂於蜀為天子十二年光武遣吳漢攻述被刺洞胷墮馬其夜死且述九州之險是非

將延岑舉軍來降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一姓以上見蜀雖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

規福於未萌。以下是勸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

功於漢豈宴安鴆毒。出左傳懷祿而不變哉。一路詞氣俱和平今國朝隆

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

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吳志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

妹夫緜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為

國大害叛王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五臣獲欽二子還降皆

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與母丘

諸葛誕殺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鴛虎

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

登城唐咨面縛降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以上皆言况巴蜀

賢智見機。五臣而作。五臣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

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上應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

安堵樂業農不易敵市不廼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
美與。此段方就蜀言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
臣能累十二傅蔡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基子
置下加九雞子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
其上公曰危哉欲悔之亦無及也。數句用荀各具宣布咸使知聞。文若語

按此篇只將形勢強弱見蜀雖險不足恃反覆開示以望
其降無一語指斥其君臣與孔璋檄操文若檄權不同所
以然者強國非用威無以折敵人之氣弱國非用文無以
悅遠人之心蜀之立國名義極正却以先王武侯治蜀亦
無事可以指斥也文各有體合此數篇讀之其理自見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漢書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
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
至武帝茂盛也威武紛紜湛

沈恩汪濊。烏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數句言內治脩乃通西南
夷之由漣音沈汪濊深貌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隨流隨其身所經歷攘
除也除其不服王化風

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駢定筭存印。冉駢管印皆
蜀郡西部蜀

郡岷江本冉駢地。邛今為邛略斯榆舉苞蒲。五臣本無此二句
斯音曳斯俞本

都縣管今為管縣皆屬越嶲。俞國名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向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

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慰安進曰蓋聞天子之

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但如牛馬之受羈縻不必使之歸入版

圖今罷皮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

倦萬民不贍謂財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

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三郡三蜀夜郎縣名贍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

恐百姓力屈不能終其事業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並立

亦使者罪累左右猶云執事亦使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皆不

國版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謂割其膏脂筋力齊民以對夷狄附謂令彼

所恃謂府庫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以上是問以下是難使者曰烏

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西夷與巴蜀一類時巴蜀

已服變化只把當前一難乃以敵攻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

敵快利無比下復放寬以暢其說大指通西夷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

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

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

之原謂創始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

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

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灑分沈深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東歸之於海而

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奏

召月

三難蜀父老

汶

胠竹無胠。薄膚不生毛。躬體也。腠理謂體羸腠理皆見。胠，股上毛。蓋

脫。膚則指一身而言。皆言其勞苦。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此是能立

者。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音渥五齟見小拘文牽

俗。拘謹之病。脩誦習傳。守故之病。當世取說云爾哉。習習其所傳。取說必

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規則也。故馳騫乎兼容。并包中

國四夷而一之。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參比貳副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

溢。澤無所不周。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是言上者無

一人不被其澤。則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

遺矣。以上皆泛論。以下方就漢說。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

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善育犯義侵禮於邊

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

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五臣作鄉音向而怨曰。忽用代法。蓋聞中

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

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

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有前一段。按此段方綿厚。且亦為西夷作襯。四面風

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風德以漢德風諭之。願得受號者。以億計。號教命。故

乃關沫。沫。若微叫。牂。藏。柯。沫水出蜀西徼外。人于江。若水出廣

也以木柵水為夷狄。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

之界牂牁遠郡名。鏤靈山梁孫原。雋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

無縣入若水於孫水之創道德之塗。班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

上作橋梁原水所自出。遠撫長駕。使方外咸被道。使疏逖不閉。得觀光。名。爽。闇。昧。指

夷之人不覩王化者。得輝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

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西夷之故。禔安也。天拯民

五臣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不使易。繼周氏之

絕業。周時四。天子之亟。五臣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

正荅他起處。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

百姓力屈。再振起。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言憂勤後必有瑞。方將增

勤。謂征伐。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應為受命符驗。

太五臣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五臣本揚樂頌。上減五下

登三。五帝之德。比漢為減。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旨音皆指

猶鷓鴣也。翔乎寥廓之宇。喻功德已而羅者猶視乎藪

澤。喻下人昧無所。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

失厥所以進。原是欲停止通西夷之事。至喟然並稱曰允哉漢

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與上遙應。敞罔靡徙

遷延而辭退。五臣本作避。敞罔驚視貌。靡徙。移足貌。遷延。却退貌。

按長卿文。不詭於正。唯諫獵一篇。餘皆以諧媚之習。飾忠

愛之意。取悅好大喜功之主耳。漢書謂此篇是諷諫天子

昭明文選集序 卷之四十三 難蜀父老 三 臣

予從前後反覆求之。全是贊揚其事。不是匡救其失。未云
 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他日封禪書已埋根於此。
 謂之諷諫可乎。但其文嶺復崗。聯滅盡起伏痕迹。洵為開
 山巨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